

作家访谈

读书札记

阿来,男,藏族,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,当代著名作家,茅盾文学奖获得者,四川省作协主席,兼任中国作协副主席。代表作《尘埃落定》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空山》、《格萨尔王》、长篇地理散文《大地的阶梯》,散文集《就这样日益在丰盈》、《草木的理想国》等,备受好评。



阿来近影

12月9日20:58,作家阿来在他的腾讯微博上写道:“在香港4天,再到海口一天,两个地方空气都不错,至少和我所居住的城市相比是这样。于是拖了半个多月,吃药也没什么作用的咽喉炎竟不药而愈了。想起前阵子CCTV的著名采访,你幸福吗?我想说,能呼吸到新鲜洁净的空气,我就很幸福。”

因为参加由海南省作家协会、《文艺报》、海南大学联合主办的“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研讨会”,作家阿来近日来到海南,并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

旅途中边走边读边写

阿来是这个藏族汉子的本名,由藏语翻译而来。他健康的肤色、微胖的身材、沉稳的声音,加上《尘埃落定》《空山》《格萨尔王》等作品中氤氲的神秘气息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山脉、土地等意象。他说话直接,回答问题简洁,遇到不愿回答的问题就憨憨地说: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”绝不敷衍或绕弯子。但正当人们把他归为“老实人”那一类时,他偶然冒出的冷幽默,又会让人大呼上当。

阿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,在此之前,他曾多次来海南。因为“成都的冬天太冷了,需要找个地方晒太阳。”

无论是度假还是出差,旅途中,他必备的物品是笔记本电脑和几本“耐读”的书。这次带的,有《藏汉文化考述》(王尧著,中国藏学出版社)法国作家克洛德·列维-斯特劳斯的《种族与历史 种族与文化》等。“不能带小说,因为小说没几下就翻完了。”可旅途中不应该是放松的吗?怎么看那么费脑子的书!“这就是放松啊!看完这书,明白了原本不懂的问题,也就释然了。”阿来如此解释。

带着笔记本电脑,则是为了随时利用空闲时间写作。阿来说,旅途中,他能随时从混乱喧嚣的环境中“抽离”出来,迅速摆脱琐事烦扰,进入写作的状态。现在,他的电脑里就有一部正写着的新作,已经写了几万字。对于内容,他不肯透露太多,只说是部“现实题材”的作品。

《尘埃落定》《空山》都以藏区为背景,《格萨尔王》则是民间传说的重现。今后,会不会挑战些其他题材,比如都市类的?“以后的事谁知道呢?”阿来回答,“有可能吧。”

佳作不止《尘埃落定》

阿来认为自己挺幸运,青年时期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“读书热”,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书籍,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,阿来开始诗歌创作,曾出版了一本诗集《梭磨河》。渐渐地,他发现自己更喜欢故事,沉溺于细节的刻画和智性的叙述。于是,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,阿来转向小说创作。出版有小说集《旧年的血迹》、《月光下的银匠》,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、《空山》,长篇地理散文《大地的阶梯》,散文集《就这样日益在丰盈》等。

《尘埃落定》大约是阿来最有名的作品。这部作品写于1994年,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2000年又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,广受好评,长

销不衰。直到今天,提起阿来,人们常常第一反应还是“写《尘埃落定》的那个作家”。

对此,阿来感到无奈。“我不认为《尘埃落定》是我最好的作品,只是传播过程中让它最有名。”阿来说,“作品完成后,它的未来就超出作家可控的范围了。就像孩子出生后,总会有自己的人生。”

《尘埃落定》之后,作为作家的阿来一度沉寂。对此,阿来的解释是:“写完《尘埃落定》,写作激情耗尽了。很难马上开始写一部新作品。那时感觉自己还年轻,想借助一个平台深入了解生活。”

于是,阿来到了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工作。谈及这段工作经历,阿来说:“当作家和杂志社总编是两码事。该做的事、该给的钱一点不能少,别人不会因为你是作家就优待你。”几年间,阿来从编辑、总编辑做到社长,《科幻世界》在他手里由一本杂志变为五六种,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,又被世界科幻协会评选为最佳期刊。山西作家刘慈欣也被打造成“国内科幻小说第一人”。

就在《科幻世界》如日中天之际,阿来再度转身,担任四川省作协主席,工作重心转到写作上。“我现在这个年纪,总觉得时间不够用,要有所取舍。写作是我一辈子的事,是时候好好写点东西了。”阿来说。2005年后,阿来写出长篇小说《空山》《格萨尔王》。

写作不能太随意

《科幻世界》的成功足以证明阿来的商业才能。但阿来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拿来商业运作,对改编成影视作品之类的做法也持谨慎态度。在他看来,写作应该是分类的,有的适合商业化,有的不适合,他把自己归到后一类。

阿来认为,所谓文学的“真善美”,应该是“本着善的愿望、以美的形式,追求人间、社会、历史的真”。“所谓‘真’不只是最求事实真实而已,而是一种本质的、哲学意义上的‘真’。写作的过程就是发现、捕捉并呈现这种‘真’。”他说。

因此,他反感当下盛行的某些打着现实旗号的小说。“比如某些官场小说,‘真实’反映如何送礼、行贿受贿、包二奶……看不到作者的批判、质疑,一味迎合一些读者的窥视心理。”他说,“虽然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情,但文学不能屈服于这种‘现实’,应该是有超越性的。作家有责任告诉公众,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。”

阿来认为,当下的写作现状太随意,有的网络写手一天就能写一万字。各种新书层出不穷,但能给人留下印象的不多。“有人说‘社会多元化’,这不是借口。多元化不是没有标准,而是视角多一些、标准多一些,现在是标准混乱。”在他看来,写作如果只为自娱自乐,可以没有门槛;但如果作品进入公共领域,就需要有个衡量标准。

对于“80后”作家,阿来认为,现在人们一提起“80后”作家,经常就是“那几个”,仿佛这就代表了一个群体似的。有些“80后”作家挺有才华,也写出了一些不错作品,可惜被淹没在商业的浪潮里,被暂时忽略了。“留给时间检验,好作家自然会‘冒’出来。”他说。

吴再的『影子』世界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况昌勋

只要有光,他始终粘着你,不管你多么用劲地甩开步子前行,他依然牢牢地跟着你,寸步不离。他就是影子。

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中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:被困于洞穴的囚犯坚信只有墙上的影子才是世界的主宰,不相信那只是虚幻的事物。

“我会不会就是那群囚犯中的一员?一直关在自己的牢笼之中?以为工资就是世界的主宰?人生就是打卡上班?以为我们应该一辈子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哀悼自己飘忽的影子?”资深媒体人、作家吴再从柏拉图对于“理念世界”和“现象世界”的感叹中产生对生活的疑问。

古今中外,文坛上有关“影子”的作品十分丰富,由影子产生的影响和联想也造就了许多优秀的小说和诗歌,如鲁迅的《影的告别》,罗丹的《三个影子》。“但现在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影子的作品。”吴再说。

2009年2月16日,吴再开始了《影》(海天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)的创作,将自己对“影子”的感受写出来。近日,这本书终于与读者见面。

《影》中,吴再将“影子”看成是我们的伙伴(有时候也会是抗体)、一个亦正亦邪的长者。它在光的作用下从我们的体内流向大地,告诉我们起点与终点的距离;而只有孤独的你才能找到它,这道“影子”同样孤独,因为它是我们的灵魂,深邃且神秘。

影子,大概也是证明我存在的唯一证据吧。泰戈尔说:“你看不见你自己,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了。”吴再在《影》的扉页上记录了这句话,为了我们共同的体验。

吴再也将古今中外有关“影子”的词句都融汇到自己的理解中。含沙射影、捕风捉影、杯弓蛇影、龙文鞭影、烛影斧声、顾影自怜……所有华丽的、卑鄙的、刚毅的、傲岸的、屈辱的、禅静的、悲悯的、残忍的、文明的、虚伪的影子,都被诗人吴再描述得极致淋漓,充满了思想与顿悟。

吴再说,有阳就有阴,现代人的生活很焦虑,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“阳”面的事情上,很少关注“阴”的一面,而实际上,“阴影里才是人类最温柔感性的部分。”他曾在诗中说,舍不得踩死一只蚂蚁,因为他觉得不仅踩死了一个生命,而且踩死了自己的怜悯。

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,就会有影来告别,说出那些话——”。吴再的“影子”向吴再诉说的是什么样的世界?

“有朝一日拥有一片田园,盖上几间瓦房,开上几亩水塘,种上莲子椰子,养上鸭子狗子,带上妻子孩子,最后把自己也圈上了,当然少不了一片片的果树,以及水汪汪的菜畦。”吴再在《乌托邦》里说出了自己的世界——诗歌庄园。

不过,这个世界是乌托邦的世界,也是影子世界。吴再说,“别让影子离开你,那是世界的尽头。别让影子纠缠你,那是错误的念头。”“理想与破灭,都成了我心里的影子,走不近也挥不掉。”

《尘埃落定》封面



《格萨尔王》封面



《影》封面

阿来：写作是我一辈子的事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王亦晴